

洪洞縣 水利志補

孫煥倫 纂

鄭東風 張 青 標注

李乾太 李廣浩 校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洪洞县水利志补》整理领导组

组 长：	成洪才	
副 组 长：	吕海泉	孔凡尧
整 理：	郑东风	张 青
参加成员：	张文学	王凤兰
描 图：	王凤兰	
执行编辑：	李乾泰	

重印《洪洞县水利志补》序

洪洞县历史悠久,西周时洪洞为杨侯国,赵城为赵国。到鲁昭公二十八年,洪洞始为杨县。隋义宁元年始置赵城县,义宁二年改杨县为洪洞县。洪赵二县自隋置县一直沿传于现代。1954年洪赵两县合并为洪赵县,1958年洪赵县改称洪洞县。

洪洞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早在唐代,就开挖了南北二霍、润民、广平等引水灌溉渠道,浇灌着槐乡大地,对洪洞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洪洞县水利志补》志稿,是1917年(民国六年)由孙奂仑先生纂修而成的,距今已有75年的历史,经本县重印《洪洞县水利志补》领导组整理点注之后,将正式出版。

孙奂仑先生,字药痴,直隶(今河北省)玉田县人,晚清拔贡,书法闻名于世。1915(民国四年)春始任洪洞知县,后任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重庆市行政院秘书等职,1958年在台湾逝世。著有《孙药痴诗集》、《庸斋诗草》,于1960年在洛杉矶出版。孙先生在洪洞任知县期间,不辞劳

苦，亲自踏勘全县 41 条引水灌溉渠道，绘制了全县河渠总图和 37 条渠道平面图，每条渠道都附有沿革叙说。编纂洪洞县自唐以来河渠灌溉资料，为研究洪洞的水利史，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开发利用水利资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珍贵资料。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洪洞水利历史全貌，鉴于洪洞、赵城两县是建国后合并，各县水利史分置记载的情况，我们将在出版的《洪洞县水利志补》书后，附道光七年《赵城县志·水利》、赵城县水利渠道总图，给水利史研究者提供方便。

《洪洞县水利志补》志稿，为民国时期的佳志之一，是全国唯一的一部县级水利专著，实为珍本。今世修志之时，《洪洞县水利志补》这部水利专著，重新整理点注出版，必将受到广大水利史志工作者的欢迎，书中点注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成洪才

1991 年 8 月

(本序作者现任洪洞县副县长)

目 录

上卷

序文	(1)
凡例	(9)
全境渠道总图	(11)
洪洞县渠利一览表	(12)
县志水利旧志	(30)
通利渠图说附渠例	(36)
南霍渠图说附渠例	(60)
润源渠图说附渠例	(74)
小霍渠图说附渠例	(85)
副霍渠图说附渠例	(92)
丽泽渠图说附渠例	(102)
清泉渠图说附渠例	(107)
清水渠图说附渠例	(114)
长润渠图说附渠例	(123)

下卷

广利渠图说附渠例	(130)
众议渠图说附渠例	(135)
晋源渠图说附渠例	(140)
清涧渠图说附渠例	(145)
陈珍渠图说附渠例	(153)
园渠图说附渠例	(157)
连子渠图说附渠例	(164)
要截渠图说附渠例	(169)
通泽渠图说附渠例 通源渠附	(173)
崇宁渠图说附渠例	(178)
沃阳渠图说附渠例	(182)
南沃阳渠图说附渠例	(185)
通津渠图说附渠例	(194)
先济渠图说附渠例	(199)
润民渠图说附渠例	(203)
淤民渠图说附渠例	(217)
西安渠图说附渠例	(223)
汾洲里渠图说附渠例	(225)
天润渠图说附渠例	(232)
涧渠图说附碑文	(236)
广平渠图说附渠例	(242)
普润渠图说附渠例	(249)
万润渠图说附渠例	(254)
第二润民渠图说附碑文	(258)
广济渠图说	(262)

普润渠图说附碑文	(264)
下广平渠图说	(267)
万尊渠图说	(269)
益民渠说	(270)
润民渠碑文	(271)
均益渠说附渠例	(273)
跋	(276)
附 赵城县全境渠道总图	(277)
道光七年《赵城县志·水利》	(278)

水利志补序

尝考诸省通志及郡邑各志，概有水利或河渠一门。盖原龙门扶风之史，而衍以为天下之利者也。顾或志隘不及载，于是有《水经注》水利书之类。而陈子翔学士《直隶河渠志》，此水利专书所自起。玉田孙耀堉令洪洞，才越岁，以其从政断狱之暇，续修志乘。数阅月书成，图与表志凡十有五，于吏民之事既详且核矣。日者又以所辑水利四十一渠之说，总以图与表志，寄视草堂，蕲弁数言。余维正书所余，别为篇帙，如《国语》、《国策》之类，世恒有之。即如《湖广志》外选《三楚文献录》，《江苏志》外选《三吴文献录》类，以其事其物有关乎风土民生，故都为一书，以与志之所载相裨益，则其勤于斯土斯民也甚矣。耀堉于修志之暇，而复孜孜于此，其从政断狱，亦何往不洽而平哉，耀堉方英年，所进正未有艾，本吾治事之学而厉之水利，而外条目犹繁，将次第见诸施行。岂徒以断断著作名编，忻其不胫而走也哉！

岁在柔兆执徐则阳月宁河旧史氏高賡思遁园氏序

洪洞县水利志补叙

自秦废井田，开阡陌，沟洫之制一变。厥后谈水利者，多导川为渠，因地之利，以济天之穷。顾吾国幅员辽阔，高下殊势，水则少于西北，而多于东南。寒燠异度，雨亦多于东南，而少于西北。东南原隰鳞次，灌溉以时，水之为用，其民无争。西北则沙阜平原，弥望皆是，而川流湍急，涨落靡定，小者难为利，大者易为害。其他岩泉涧水，涓滴无多。又以毗连大漠，距海辽远，自夏徂秋，每旬月不雨。高阜之地，年谷丰歉，一听于天者，无论已。其依山据河，稍稍能引水灌田者，或以上下游之区分，先后期之第次，动辄相率斗于野、鸣于官，以决一日之胜负。而此疆彼界，划地相持者，犹不与焉。乌乎，是岂吾民好斗健讼哉？抑亦以农为本，以食为天，争其所不得，争者，固有在也。晋位中土西北，北部地多硗脊，南部间有膏腴，就中水田之多，以洪赵称最。甲寅春，赓虞与药痴先后到官，其年雨暘时若，禾稼丰登，二邑之民蔑以水争讼者。越岁，移篆定襄。韩侯岭以南旱魃为虐，争水之事，遂日以繁。属者承乏霍山，药痴以渠案勘鞠之所得，汇为图说，名曰《洪洞县水利志补》，属为弁言。赓虞罔敢以不文辞，惟自愧宰赵城时，缴

天之幸，有忝守土而已。世有关心民瘼，以水利为务者，其亦读是编而知感也夫！

中华民国六年丁巳人日安新陈賡虞叙

洪洞县水利志补叙

终日坐堂，皇发奸摘伏，判决如流。凡民之负屈而呈诉者，得一言之剖断，率相悦以解，忻然而去，无纤毫芥蒂在念。若此者可不谓良有司乎？虽然此能平一时之争，犹未足为永世之利也。若夫举民所最易触犯而最难解决者，为之苦心搜辑，躬亲履勘，迹已往而详书之册，事未至而预为之程，俾生斯土者，凜然于成规之宜守，而不敢非分以相争；官斯土者，涣然于前事之可循，而不致凭臆以为断。民俗可醇而争端可靖，虽谓之永世之利可也。洪境面汾背霍，溉田之渠，视他邑为多，而争水之患亦最剧。每当春夏之交，农田待泽，咸竞争于一溉之利。一有不均，或背其相沿之惯例以为利者，则千百成群，相率互斗，罗刀矛，执器械，俨然如临大敌，必死伤相当而后已。平生同里闾，通婚，杯酒言欢，谊逾同气者，至此眨眼若不相识。有怯懦者，则相与非笑之斥辱之，至不得齿于人。及其勾结而成讼也，则奸胥猾吏地痞讼棍，皆因以为利。纷纭纠结，变幻百出，经年累月而讼不得解。以此而破其家者，趾踵相属也。民国乙卯春，玉田孙公来宰吾邑。下车之后，政成民和，百废具举。询民疾苦，爰及于斯。惄然忧之曰：洪邑之

渠凡四十有一。其远者，肇自唐宋，近者亦创自元明。陵谷变迁而无专书以纪之。及相勾而涉讼也，两造各执其向来之习惯，复饰其词而加诬焉。断狱者既茫无依据，遂以己意而左右之。民不能平讼，且滋甚是，使民之相争无已时也。丙辰夏日，适值亢旱，以水利而兴讼者，时有所闻。公平心以察之，实地以勘之，复考之以渠册，证之以碑碣，求之于邑乘，参之于舆论。悉心钩索，不遗余力，书诸小册，常以自随。故虽至繁剧之案，他人累月不能解者，辄得公一言而决，人咸服公折狱之神，而不知公之劳心于此者，为至纤至悉也。公既将平日所钩考而得者，汇集成帙，而命垌弁言于简端，因备举所闻如右。且垌更有请者：邑之渠旧有而今湮者，间亦有之，惟望公久于其任，与二三父老，相机而兴复之，益展公泽润生民之素抱。此非特邑之人所望于公，而亦公之所乐为。垌亦部民分子，窃愿均沾乐利于无穷也。

邑人韩垌谨序

洪洞县水利志补叙

晋之民，素以巽弱名国中，而洪赵二邑独称难治。余于乙卯春捧檄权洪邑，盖惴惴然惧弗胜焉。下车伊始，清理积案数百起。凡百庶政，亦整厘而进行之。视其民质朴而简塞，犹是唐魏之遗。其于诉讼也，一经剖断，率相悦以解，欣然而去。衿绅之士，又皆束身自好，群以恬退为务。求所谓难治者，竟渺不可得焉。任事稍久，值时亢旱，于是村民争水之事日有所闻。盖洪境辖二百余村，溉田之渠逾四十。或导源泉涧，或接引河流。小者关乎数村，大且联于异县。使灌溉稍不均，或有背其习惯以自利者，则千百之众群起以相争。同渠者，村与村争；异渠者，渠与渠争。率皆掷金钱轻生命而不惜。一变其涣散怯懦之习，为合力御外之图。联袂攘臂，数十百人相率而叫嚣于公庭者，踵相接焉。因是恍然，于向所闻难治者，其殆指此耶！夫设官所以为民，民于利害切身之事，争之不得，群谋诉之于官。则为之究其利弊，判其曲直，固官之所有事也，何独于渠案而异之！然而其中有数难焉。县境诸渠远者肇于唐宋，近亦创自元明。挟千数百年之习惯，系千百十户之命脉，于此而不考其源流，知其沿革，仅凭逆臆以为判断，求其输

服，盖亦难矣。乃稽之志乘，则简略而不详；参以案牒，则兵燹已尽失。平亭失据，考证无资，其难一也。渠之设既如此其久，山陵川谷，定有变迁，沿流溯源，不容泥执。乃官署既无详图可据，乡民端以记忆为凭，苟未曾躬履其地，俾原委曲折罗于胸中，则听讼之时，总使发言盈庭，直无实际可睹。若令两造呈图微论，拙陋堪嗤。即令勉强绘呈，仍是各是其是，指掌无凭，毫厘千里，其难二也。渠之数既逾四十，则纵横午贯，互有联络。一渠既有一渠之纪载，一渠尤有与他渠之关系。不知其争端所在，一经处置，往往利于此者或不利于彼，偏信既所难免，纠葛当然易生，其难三也。有此三难，是以一案之兴，往往民以官为可欺，覬覦其非分之利益。官遂以民为难与，放弃其固有之事权，敷衍因循。纷纭纠葛，越时愈久，真象愈蒙。讼师劣棍，又起而乘之，案乃愈不可解，民愤益积不能平，横流溃决，势所不免，此民所以蒙难治之名而渠事之所以久不治也。以余之不敏承乏斯土，其因应之道，何敢自诩异于前人？然窃以为，若因畏难而苟安，既邻于自弃；以不治为难治，则近于诬民。值兹连年亢旱之时，正与吾人以切实研究之会。是以于一渠案之来，务先详询其沿革，考究其利弊，征求册例，搜索碑碣，必无遗漏而后已。于其形势也，则亲勘而手绘之。积之既久，境内诸渠，其未经讼案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吾篋中之积稿且盈尺矣。从公稍暇，删其繁缚，订其图说，遗漏者亦搜求而补入之。从事数月，居然成帙。夫以洪邑渠利如此之古，而所关又如彼其巨，人情方趋险诈，讼事日见纠纷。此区区小册，初何敢谓包举靡遗，若示

诸掌！然大端已具，当斯事者果手此一编，再详审而博考之，究有途辙可寻，不至如前此之茫无依据，望洋兴叹，妄以难治之名加诸民，此则敢断言者。若夫绘事之未精，参考之缺略，则订而正之，敬俟后之君子。此编姑引其绪焉可也。是为叙。

民国五年丙辰冬月玉田孙奂仑药痴甫识

洪洞县水利志补凡例

一、洪洞全县渠道计四十有一，种类繁多，实为各县冠。向乏专书记载。改革以后，官署卷宗尽失，遇有纠葛，更苦毫无依据。兹编竭年余搜集勘绘之力，粗具规模。然沿革既久，完密实难，名曰水利志补，以示拾残补阙之意云尔。

二、是书之辑原拟附入县志内。嗣因志书已经付梓，示能孱入，故另为一卷，取可专行，且便印购，采入志乘，敬俟将来。

三、渠务为地方自治最重要事。公共联合，既极巩固，册例规约，又极严明。凡举保之法，用水之程，以及工作赏罚各端，无不备载。虽文有精粗疏密之不同，然同渠之人，无不奉为金科玉律焉。是编于各渠渠册均择要录入。其无册者，则求诸碑碣，更为删其芜杂，汰其雷同。非敢云提要钩元，亦第举其大要而已。

四、是编所列简明一览表，钩稽参考颇非易易，故列诸篇首，俾阅者得以知其大凡。

五、是编编制，每渠自为起讫，冠以说明，继以渠图册例，俾易明了而便检阅。

六、旧志所载诸渠，虽嫌简略，然先贤纂订，颇费苦心，故谨列诸卷首，以示椎轮。其新志所录与旧志无甚出入，故未载。

七、是编所列总图一，分图三十有七，计分上下二卷。虽用力甚劬，然律以图绘专门之学，实难免貽笑方家。将来果人才不乏，公费渐充，则实行测绘以补此阙略，所甚望也。

八、是编之辑，原期备自省览，故所录纯以现有各渠，及废而未久，有迹可寻者为断。至于创新兴之水利，修久废之沟洫，固亦有志焉，而未逮者，将来果副斯愿，当别成续编。姑识于此，用自策勉。